

名家

我的冰雪情缘

万伯翱

在我的记忆中,第一次见到雪是在少儿初进京城时;时隔70年后,当我步入耄耋之年,京城又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冬奥会”,全球冰雪运动和世界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由此开启了全新篇章,作为曾经的中国奥委会委员(也是当年奥委会新闻办负责人),老朽我是内心激动,双眼泪奔了。

时下,北京连降两夜三天大雪,勾起了我与冰雪为伴的趣事。

第一次见雪

1953年元月4日,父亲万里带领全家,从重庆乘坐一架美国运输专机,经停武汉后,于次日飞抵雪后春节中的北京。五个从大西南来的孩子,只见过江边火山炉城的层层大雾,却从没见过京城四合院上的皑皑白雪。这雪纷纷扬扬,落地无声,似烟如风,又像无数银蝶飞舞。赶紧伸手摸摸,试试到底是什么感觉;又抓起一把塞到嘴里,尝尝是个啥滋味……到了晚上,雪打在院子里那两盏方形的红灯笼上——“雪打灯”的美景,还有那此起彼伏叮当儿响的“炮打双灯”“麻雷子”“二踢脚”“老鼠飞”等烟火,让全家笼罩在一片欢乐的节日气氛中,到京城的第一个年也有了些京味儿!

小脚老祖母说,八月十五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这“雪打灯”是永不磨灭的童年记忆,让我深深爱上了北京的冰雪,以至于当我进入育才小学读书时,立马喜欢上了冰雪运动,痴迷严寒中玩雪、滑雪,这是何等的欢乐啊!

第一双冰鞋

1954年,刚过正月十五元宵节不久,妈妈领着我和二弟,在育才小学办了入学手续。因战争年代颠沛流离,不能安稳坐下来,我被耽误了一年又一年。所以到了京城,父母怕我跟不上,就让我

和弟弟同读二年级了。学校的体育场就位于先农坛,当时解放军高射炮兵部队也布防于此,以防备美蒋飞机偷袭。二弟仲翔先于我一年,在解放军叔叔阵地里举起右手,进行了庄严的入队宣誓仪式。他胸前鲜红的红领巾在冰天雪地中跳跃着,俨然一面面小红旗招展,令我十分羡慕。母亲曾有言在先,“谁先入队就给谁买冰鞋”。

周日一早,父母带着我俩,来到人群熙熙攘攘的隆福寺人民市场。弟弟兴奋地选中一双25块钱的北冰洋牌冰鞋,要付钱时,我站在一旁低头不语,用羡慕的眼光盯着弟弟手中闪闪发亮的北冰洋牌冰鞋。大概是弟弟看出了我的心思,马上对父母说:“也给哥哥买一双鞋吧,鼓励他早日入队。”父母相视一笑说:“那咱给老大也买一双吧!”于是我才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双冰鞋。

我这“小土包子”乐得合不上嘴,迫不及待地穿上冰鞋踏上冰面,可两脚就像不是自己的,根本不听使唤,用小脚老大大迈步,没走几步就摔倒,好不容易站起来又摔个屁墩。无论是在用水浇成的学校冰场,还是北海的天然冰场,甚至父亲令警卫员在四合院家里拿水泼出小小冰场,总能找到我的身影。我既不惧风雪,也不怕艰辛,久经苦练,学校的体育老师连连夸奖,“不愧为是从我们二野马背上成长起来的勇敢孩子”。

参加第一届少年滑冰赛

那时我算是个孩子头,也从此落下个“万老大”雅号直到现在。每当我这“带头大哥”一声令下,小伙伴们齐刷刷大嚷小叫地在冰面上开动,不仅拼力气比技巧,更多是比勇气和淘气。可天一黑,当我拖着湿漉漉的鞋和沾满冰花雪渣的棉衣回家,总免不了遭到生活老师和奶奶的数落。

我技术虽然不高,但在冰面上蹬冰超人的感觉真好,我常常引以为荣!我在班里,更是家里第一个会后跳滑和自身旋转好几圈花样的孩子。不久,学校推荐我报名参加北京市第一届少年儿童滑冰赛。时值那一年里最冷的日子,气温低至零下十七八摄氏度,什刹海一圈围上一层黄席,湖面稍加修整形成的天然冰场上,我既没有运动服,也不怎么懂规则,连起跑的姿势也不标准,小脸仍是兴奋得红扑扑呢!跑在最后面的我,眼看就要放弃,魏老师就一个劲地为我加油助威,他拼命地扯着嗓子喊:“万伯翱,跑下来就是胜利!加油!”当我跑到终点时,尽管是小组倒数第一,他仍然高兴地把我抱了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懂得了在运动中坚持的重要性,也意识到了重在参与的意义。后来我在劳动十年后,1972年作为首批工农兵学员到河南开封读大学,期间无意在体育教研室中

发现了几双破烂不堪的旧冰鞋,修理后拉上三五同学,到校外野湖上滑一滑、赛几圈,又圆了少年时的北京冰上梦。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就不曾再穿过冰鞋,转业到国家体委,特别是担任中国奥委会官员后,更能明白奥林匹克精神“重在参与”和“更快更高更强”的伟大。

我国第一次承办冬奥会

说到奥林匹克,我们最自豪的是,北京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双奥之城”。如果说我的孩提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大众滑冰的启蒙时期,那么,1980年我国首次出征冬季奥运会算是进入“中国冰雪时间”,而今天的“中国带动超过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是名副其实的全民健身“高光”时刻!

作为一名国家体育系统的老宣传干部,我知道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2月,第一届全国冰上运动会在冰都哈尔滨举办,揭开了全国性冬季项目比赛的序幕。到了1979年,我国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1980年就派出了28名男女运动员,参加了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行的第13届冬奥会,这是我国冰雪健儿首次远征。1992年在法国阿尔贝维尔举行的第16届冬奥会上,我国实现冬奥奖牌“零的突破”,我的老友叶乔波(吉林人)为中国夺得第一块冬奥会奖牌而被载入史册,她那“挂着冰刀去、坐着轮椅回”(膝盖中曾取出8个指甲盖大小的碎骨)的感人故事一直激励着冰雪健儿。时隔三届,在美国盐湖城举行的第19届冬奥会上获得了冬奥首金的是短道速滑运动员、黑龙江人杨扬,她成为中国第一位夺得冬奥会金牌的漂亮“冬星”。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我国选手获得了1金6银2铜的硕果,其中武大靖以创世界纪录的39秒584获得了短道速滑男子500米的金牌……

目前各国冬奥代表团纷至沓来,在浓浓的春节气氛中,我们迎来了北京冬奥盛会。作为首次在温差较大、少雪的大陆季风气候区举办的冬奥会,面临诸多不利气象条件,有可能会出现雪道融化、风大,造雪机工作难度大等问题。虽然北京、延庆和张家口三个赛区场馆充满了科技智慧范儿和中华传统文化味道,但就冰雪运动和环境而言,我国距离北欧诸国和美国、加拿大等冰雪强国还是有相当的距离。尽管我们体育总局设有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滑冰协会、花样滑冰协会、冰球协会等,机构齐全,可一直呈现“冰强雪弱”的局面,在迄今为止获得的13枚冬奥会金牌中,只有1枚出自雪上项目。但雪上运动又恰恰是本届冬奥会重头戏,加上教练团队难以及时掌握雪道关键参数,都很可能影响运动员发挥,成绩难以有所突破。

你若说起乒乓球运动,街头上随便找来几个老百姓,都可以说出直拍横打、防中逼角等专业技术语,几乎人人都能挥上几拍,可以不用吹嘘地讲,上海红双喜业余比赛冠军都可以在欧洲一些国际专业比赛中夺得名次呢!但若对这滑雪、滑冰,即便是作为体育圈内曾经的一员,老朽也说不出来多少准确的冰雪项目的技术用语。有媒体报道称,“当2015年北京获得2022冬奥会举办权时,中国在全部参赛的109个小项中约有三分之一的项目从来没有开展过;2018年在韩国平昌冬奥会上,中国队的参赛项目约占项目数量总数的一半。”也更难怪有专家认为,虽然这次是在家门口办冬奥,但我们并不具备多少主场优势,毕竟有些竞技冰雪项目组队磨合时间短,对技巧掌握不丰富,其训练经验欠佳。比如,被誉为冬奥会“皇冠上的明珠”的高山滑雪和冰球,我国选手一直与世界一流选手有较大差距,在以往冬奥会上取得参赛资格都很困难……

我倒认为本届冬奥会,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提高水平、普及冰雪运动是第一要位。才不老朽估计,本届冬奥会正常发挥,中国队获取5至8枚的金牌,若能发挥超常,达到10枚也是有可能的。比如,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作为“00后”的新秀,是横空出世“天才少女”,成为北京冬奥的夺冠明星,发挥出色就有望独揽两三项的金牌呢!还有任子威、武大靖、隋文静、韩聪、徐梦桃、齐广璞等冰雪强手都在摩拳擦掌。我们期待着冰壶、短道速滑、自由式滑雪、高山速滑、雪橇等新把式赛事在北京冬奥会上上演“神仙打架”的精彩争夺。

写到这里,北京仍在雪花飘飘,整个赛区内银装素裹,似龙如蛇,“雪飞燕”“雪如意”“雪游龙”“冰丝带”“冰立方”“冰菱花”“冰玉环”等迎雪绽开,“瑞雪丰年”,预示着本届高水平的精彩冰雪盛会,定会发出璀璨光辉,映照全世界。

2022年元月大雪于京城莘花书屋



冰墩墩、雪容融(剪纸) 杨民兴



诗情

元宵赏灯

郑红艳

圆月映照的润泽

在人间,是红彤彤的元宵花灯
赏在眼里,暖进心里
在春天里,如圆溜溜的金橘糖
舔在嘴里,甜进心里

早春寒风里,簇拥着

赏花灯的人们
把呼吸交给脚步声,人喧、车流
一串串花灯,在尘埃擦肩而过
糖葫芦、蒜蓉枝、风吹饼
被呵气成霜

尽管岁月的繁重

像厚重的衣服叠加在身上
依然能在童年怀念里温习
随时光的沉淀绽放火红
火红的灯笼映照春熙,希望如初

与过客擦肩,与人事重逢

依稀记忆,儿时赏花灯
我刚5岁,观灯人潮汹涌
父亲把我驮在背上
我小手一伸,一丝丝花流苏
柔柔的,在我指缝间流淌而过……

光阴从我指缝悄然流淌而过

当年,把我高高驮起赏花灯的人
也从人间悄然流淌而过……

时节

幸福的年味儿

蔡安阳

人间烟火,最美即为春节。

进了腊月,你会发现大街小巷登时热闹了起来,尤其是有集市的时候,那种“赶集”的乐趣给我的童年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印象中的乡村大集十分热闹:对联、年画、挂历琳琅满目;各式新衣、新年的猪肉高高挂起;大盆里的鲤鱼、草鱼翻腾着水花;鸡鸭鹅挤在铁笼子里,张望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各种生活用品林林总总,应有尽有……摊贩们吆喝着,人们兴高采烈地呼喊着。

热闹的集市虽然满足了我的各种好奇,但我依然心心念念的是集市上的各种美食和卖烟花的摊位。那时候,母亲买东西总要比上两三家,选好后,还要和摊主砍砍价,而我寸步不离地跟着她购买这些“毫无意思”的商品,她偶尔回头看我,我就可怜巴巴地望着她,从不催促,希望自己的“懂事”“听话”能换来一张糖人或者几串小鞭炮。而母亲,总是能从我的目光中参透我的心思。我一边吃着糖人,一边数着口袋里的小爆竹,心想,进了腊月,是不是每个人的心情都会特别好,连花心都变得大方了起来。

到了除夕夜,整个村子都沉浸在热气腾腾的节日氛围中,母亲更是在厨房里忙个不停,剁肉、洗菜、炸丸子……而父亲就在一旁帮母亲打下手,劈柴烧火,准备材料。母亲每在此时,锅铲碰撞声,母亲儿女声,声声应景,好不热闹。我们兄弟姐妹在屋里屋外穿梭,期待着美美地大吃一顿,偶尔忍不住,也会偷偷地用手捏上一个丸子或一块肉,迅速地放进嘴里,母亲见了也只是笑着嗔一句“馋猫”。不知道是怎么的,村里家家户户好像是约好了一般,年夜饭上桌后,屋外爆竹声不绝于耳,烟花将夜空照得一片灿烂,而我们一家子就围坐在桌前,拿起筷子,品尝着母亲做的各种美味。

回忆中,儿时春节那满满的年味儿,不正是人们现在苦苦追寻的幸福吗?尽管时过境迁,过年的气氛依然保留,但最主要是回家团聚的那种幸福感是平时无法比拟的。无论近在咫尺或远在天涯,年味依然不减,这些都是在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亲情

父亲写春联

小雅

人增岁月天增寿。春节临近了,又到了父亲忙碌的时节,虽然七十出头的人了,沧桑清瘦,须发皆白,可是一忙碌起来,精气神还是很足。

父亲忙着写春联,给单位的老同事写,给老家亲朋好友写,给小区里的左邻右舍写,下乡送春联,又卖写春联,挥笔动作,日夜不辍。孩童时父亲写春联的景象还清晰如昨历历在目。过去,每到这时节,远房近邻早亲热地给父亲打好招呼要春联。因为工作忙,父亲都要挨近除夕前几天才动笔。积压了一堆大伯大妈的人情,自家春联也没着落,父亲不慌不忙的。等大红纸买来,横裁竖裁,长条的,宽幅的,大门的横幅楹联各有尺寸,厅房卧室客房的对联也有讲究。傍晚吃完饭,父亲便摆出大方桌子,铺上干净的纯白纸张,供上文房四宝,就这么一铺一摆一供,陋室焕然一新,平添了些雅致的味道。父亲开始研墨、铺纸、拟联、凝神静气,提笔运腕,笔饱墨酣,落笔成行,一气呵成。新鲜出炉的春联,红艳艳的背景色,浓黑的字,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什么样的字体没有?您老就歇歇。再说,给别人写,人家也不一定稀罕啊。“可是,每年春节央着父亲写春联的人还是不少。父亲说,老派的人不喜欢街头里卖的春联,像批发产品,内容就那几句,重复单调,家家户户的心思心愿,不是陌生人都可以揣摩到的。外面卖的春联虽然富丽堂皇,少了那份踏实和情意。再说给乡里邻居写一写,也是举手之劳,平时也帮不上别人的大忙,这点小小的心意我可以做到。看着父亲那不知疲倦,乐在其中的模样,我也只好闭嘴。我知道父亲还有一个小心思,父母平时也吵吵闹闹的,母亲嫌弃父亲爱喝酒抽烟,总爱唠叨他,但,这时段,却是母亲晒恩爱的好时光。父亲每每大作告成,母亲都要拍照留念发圈,收割一大堆夸赞和祝福,父亲脸上的甜蜜那是藏也藏不住了。

父亲写春联的习惯,那是刻在心里的东西,忘不掉抹不去,值得我们回味。我们兄妹在旁看着父亲不停地写,也常给他帮忙打下手,比如把刚写好的春联整齐晾在地上,等墨收干再分家分家,哪一家的,贴哪个地方的,分好整放好。写大厅堂上的楹联,大长条幅,方桌有点短,我便负责在对面帮父亲扯住拉平,不让联纸垂挂。不然,红纸上浓浓的墨汁还未干,字体就不肯定型,它们就会不安分地左一手右一拳,手脚乱蹬,整个春联就坏了,又得重写。轮到写自家春联,我们有点小兴奋,因为父亲就会很民主地让我们施展小才华,自己拟对联贴自家卧室,父亲让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嵌上,比如“馨

花语

花样年味

黄旭升

辞旧迎新,虎年春节到了。在我家那个叫飘香园的庭院里,喜看满墙灿烂的炮仗花攀爬到桂花树,顺藤而上,取代了掉光叶子的紫藤萝,花样年味的气息扑面而来。

金黄色的炮仗花是飘香园主色调,调和色还有紫色迷情的“九龙吐珠”,更有一树火红的三角梅,还有新落户的紫色玫瑰。黄婢花过了花期,红色和粉色杜鹃怒放,为飘香园增色不少。

在飘香园,茶花品种丰富。期待中的香水茶花含苞欲放;红茶花的花苞也在孕育中;白茶花纯白如雪,已经次第开放;雀茶已经过了盛花期,慢慢凋谢了。月季争奇斗艳,有红、黄、粉多种颜色,随风摇曳。软枝蔷薇有“莫奈”和“彩虹条”,耐人寻味。我喜欢用手机微距镜头拍摄,尤其在晨光熹微时,有点雨雾,逆光拍摄,花瓣透光度高,更有迷人的味道。也许,这就是慢生活的妙处。

室外阳光明媚,花香鸟语,可以笑着看云卷云舒。室内放上一盆淡雅的兰花,品杯清茶,闲翻杂书,闲情逸致,闲淡如水。